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僕顏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揚言

且說丁氏兄弟同定展爺來至莊中，賞了削去四指的漁戶拾兩銀子，叫他調養傷痕。展爺便提起：「鄧彪說白玉堂不在山中，已往東京找尋劣兄去了。刻下還望兩位仁弟備只快船，我須急急回家，趕赴東京方好。」丁家兄弟聽了展爺之言，再也難以阻留，只得應允。便於次日備了餞行之酒，慇懃送別，反覺得戀戀不捨。展爺又進內叩別了丁母。丁氏兄弟送至停泊之處，瞧著展爺上船，還要遠送。展爺攔之再三，只得罷了，送至大路，方才分手作別。展爺真是歸心似箭。這一日天有二鼓，已到了武進縣，以為連夜可以到家。剛走到一帶榆樹林中，忽聽有人喊道：「救人呀！了不得了！有了打槓子的了。」展爺順著聲音，迎將上去，卻是個老者背著包袱，喘得連嚷也嚷不出來。又聽後面有人追著，卻喊得洪亮道：「了不得！有人搶了我的包袱去了！」展爺心下明白，便道：「老者，你且隱藏，待我攔阻。」老者才往樹後一隱，展爺便蹲下身去。後面趕的只顧往前。展爺將腿一伸，那人來得勢猛，撲哧的一聲，鬧了個嘴吃屎。展爺趕上前按住，解下他的腰間搭包，寒鴉兒拂水的將他捆了。見他還有一隻木棍，就從腰間插入，斜擔的支起來。

將老者喚出，問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家住那裡？慢慢講來。」老者從樹後出來，先叩謝了。此時喘已定了。道：「小人姓顏，名叫顏福，在榆林村居住。只因我家相公要上京投親，差老奴到窗友金必正處借了衣服銀兩。多承金相公一番好意，留小人吃飯，臨走又交付老奴三兩銀子，是贈我家相公作路費的。不想年老力衰，又加上目力遲鈍，因此來路晚了。剛走到榆樹林內，便遇見這人，一聲斷喝，要甚麼「買路錢」。小人一聽，那裡還有魂咧，一路好跑，喘得連氣也換不上來。幸虧大老爺相救。不然，我這老命必喪於他手。」展爺聽了，便道：「榆林村乃我必由之路，我就送你到家如何？」顏福復又叩謝。

展爺對那人道：「你這廝夤夜劫人，你還嚷人家搶了你的包袱去了。幸遇某家，我也不加害於你。你就在此歇歇，再等個人來救你便了。」說罷，叫老者背了包袱，出了林子，竟奔榆林村。到了顏家門首。老者道：「此處便是。請老爺裡面待茶。」一壁說話，用手叩門。只聽裡面道：「外面可是顏福回來了麼？」展爺聽得明白，便道：「我不吃茶了，還要趕路呢。」說畢，邁開大步，竟奔遇傑村而來。

單說顏福聽得是小主人的聲音，便道：「老奴回來了。」開門處，顏福提包進來，仍然將門關好。

你道這小主人是誰？乃是姓顏名查散，年方二二歲。寡母鄭氏，連老奴顏福，主僕三口度日。因顏老爺在日為人正直，作了一任縣尹，兩袖清風，一貧如洗，清如秋水，嚴似寒霜。可惜一病身亡，家業零落。顏生素有大志，總要克紹書香，學得滿腹經綸，屢欲赴京考試。無奈家道寒難，不能如願。因明年就是考試的年頭，還是鄭氏安人想出個計較來，便對顏生道：「你姑母家道豐富，何不投托在彼？一來可以用功，二來可以就親，豈不兩全其美呢？」顏生道：「母親想的雖是。但姑母已有多年不通信息。父親在日還時常寄信問候。自父親亡後，遭人報信，並未見遣一人前來弔唁，至今音梗信杳。雖是老親，又是姑舅結下新親；奈目下孩兒功名未成，如今時勢，恐到那裡，也是枉然。再者孩兒這一進京，母親在家也無人侍奉，二來盤費短少，也是無可如何之事。」母子正在商議之間，恰恰顏生的窗友金生名必正特來探訪。彼此相見，顏生就將母親之意對金生說了。金生一力擔當，慨然允許，便叫顏福跟了他去，打點進京的用品。顏生好生喜歡，即稟明老人家。安人聞聽，感之不盡。母子又計議了一番。鄭氏安人親筆寫了一封書信，言言哀懇。大約姑母無有不收留姪兒之理。

娘兒兩個呆等顏福回來。天已二更，尚不見到。顏生勸老母安息，自己把卷獨對青燈，等到四更，心中正自急躁。顏福方回來了，交了衣服銀兩。顏生大悅，叫老僕且去歇息。顏福一路困乏，又受驚恐，已然支持不住，有話明日再說，也就告退了。

到了次日，顏生將衣服銀兩與母親看了，正要商酌如何進京，只見老僕顏福進來說道：「相公進京，敢則是自己去麼？」顏生道：「家內無人，你須好好侍奉老太太。我是自己要進京的。」老僕道：「相公若是一人赴京，是斷斷去不得的。」顏生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顏福便將昨晚遇劫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鄭氏安人聽了顏福之言，說：「是呀。若要如此，老身是不放心的。莫若你主僕二人同去方好。」顏生道：「孩兒帶了他去，家內無人。母親叫誰侍奉？孩兒放心不下。」

正在計算為難，忽聽有人叩門，老僕答應。開門看時，見是一個小童，一見面就說道：「你老人家昨晚回來好呀？也就不早了罷。」顏福尚覷著眼兒瞧他。那小童道：「你老人家瞧甚麼？我是金相公那裡的，昨日給你老人家斟酒，不是我麼？」顏福道：「哦，哦！是，是。我倒忘了。你到此何事？」小童道：「我們相公打發我來見顏相公來了。」老僕聽了，將他帶至屋內，見了顏生，又參拜了安人。顏生便問道：「你做甚麼來了？你叫甚麼？」小童答道：「小人叫雨墨。我們相公知道相公無人，惟恐上京路途遙遠不便，叫小人特來服侍相公進京。又說這位老主管有了年紀，眼力不行，可以在家伺候老太太，照看門戶，彼此都可以放心。又叫小人帶來兩銀子，惟恐路上盤川不足，是要富餘些個好。」安人與顏生聽了，不勝歡喜，不勝感激。連顏福俱樂得了不得。安人又見雨墨說話伶俐明白，便問：「你今年多大了？」雨墨道：「小人四歲了。」安人道：「你小兒家能彀走路嗎？」雨墨笑道：「回稟老太太得知。小人自八歲上，就跟著小人的父親在外貿易。慢說走路，甚麼處兒的風俗，遇事眉高眼低，那算瞞不過小人的了。差不多的道兒小人都認得。至於上京，更是熟路了。不然，我們相公會派我來跟相公麼？」安人聞聽，更覺喜歡放心。

顏生便拜別老母。安人未免傷心落淚，將親筆寫的書信交與顏生道：「你到京中祥符縣問雙星巷，便知你姑母的居址了。」雨墨在旁道：「祥符縣有個雙星巷，又名雙星橋，小人認得的。」安人道：「如此甚好。你要好好服侍相公。」雨墨道：「不用老太太囑咐，小人知道。」顏生又吩咐老僕顏福一番，暗暗將兩銀子交付顏福，供養老母。雨墨已將小小包裹背起來。主僕二人出門上路。

顏生是從未出過門的，走了一二里路，便覺兩腿酸疼，問雨墨道：「咱們自離家門，如今走了也有五六里路了罷？」雨墨道：「可見相公沒有出過門。這才離家有多大工夫，就會走了五六里？那不成飛腿了麼？告訴相公說，總共走了沒有三里路。」顏生吃驚道：「如此說來路途遙遠，竟自難行得很呢！」雨墨道：「相公不要著急。走道兒有個法子。越不到越急，越走不上來。必須心平氣和，不緊不慢，彷彿遊山玩景的一般。路上雖無景致，拿著一村一寺皆算是幽景奇觀，遇著一石一木也當做點綴的美景。如此走來走去，心也寬了，眼也亮了，乏也就忘了，道兒也就走的多了。」顏生被雨墨說的高起興來，真果沿途玩賞。不知不覺，又走了一二里，覺得腹中有些饑餓，便對雨墨道：「我此時雖不覺乏，只是腹中有些空空兒的，可怎麼好？」雨墨用手一指，說：「那邊不是鎮店麼？到了那裡，買些飯食，吃了再走。」

又走了多會，到了鎮市。顏相公見個飯鋪，就要進去。雨墨道：「這裡吃，不現成。相公隨我來。」把顏生帶到二葷鋪裡去了。一來為省事，二來為省錢；這才透出他是久慣出外的油子手兒來了呢。主僕二人用了飯，再往前走了多里。或樹下，或道旁，隨意歇息歇息再走。

到了天晚，來到一個熱鬧地方，地名雙義鎮。雨墨道：「相公，咱就在此處住了罷。再往前走就太遠了。」顏生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住了罷。」雨墨道：「住是住了。若是投店，相公千萬不要多言，自有小人答復他。」顏生點頭應允。

及至來到店門，擋槽兒的便道：「有乾淨房屋。天氣不早了。再要走，可就太晚了。」雨墨便問道：「有單間廂房沒有？或有耳房也使得。」擋槽兒的道：「請先進去看看就是了。」雨墨道：「若有呢，我們好看哪；若沒有，我們上那邊住去。」擋槽兒的道：「請進去看看何妨。不如意，再走如何？」顏生道：「咱們且看看就是了。」雨墨道：「相公不知。咱們若進去，他就不叫出來了。店裡的脾氣我是知道的。」正說著，又出來了一個小二道：「請進去，不用游疑。訛不住你們兩位。」顏生便向裡走，雨

墨只得跟隨。只聽店小二道：「相公請看很好的正房三間，裱糊的又乾淨，又豁亮。」兩墨道：「是不是？不進來你們緊讓，及至進來就是上房三間。我們爺兒兩個又沒有許多行李，住三間上房，你這還不訛了我們呢！告訴你，除了單廂房或耳房，別的我們不住。」說罷，回身就要走。小二一把拉住道：「怎的了！我的二爺。上房三間，兩明一暗。你們二位住那暗間，我們算一間的房錢，好不好？」顏生道：「就是這樣罷。」兩墨道：「咱們先小人，後君子。說明了，我可就給一間的房錢。」小二連聲答應。

主僕二人來至上房，進了暗間，將包裹放下。小二便用手擦外間桌子，道：「你們二位在外間用飯罷。不寬闊麼？」兩墨道：「你不用誘。就是外間吃飯，也是住這暗間，我也是給你一間的房錢。況且我們不喝酒。早起吃的，這時候還飽著呢。我們不過找補點就是了。」小二聽了，光景沒有甚麼大來頭，便道：「悶一壺高香片茶來罷？」兩墨道：「路上灌的涼水，這時候還滿著呢。不喝。」小二道：「點個燭燈罷？」兩墨道：「怎麼你們店裡沒有油燈嗎？」小二道：「有啊！怕你們二位嫌油燈子氣，又怕油了衣服。」兩墨道：「你只管拿來，我們不怕。」小二才回身。兩墨便道：「他倒會頑。我們花錢買燭，他卻省油，敢則是裡外裡。」小二回頭瞅了一眼。取燈取了半天，方點了來。問道：「二位吃甚麼？」兩墨道：「說了找補吃點。不用別的，給我們一個燴烙炸，就帶了飯來罷。」店小二估量著，沒甚麼想頭，抽身就走了，連影兒也不見了。等的急催他，他說：「沒得。」再催他，他說：「就得。已經下了杓了。就得，就得。」

正在等著，忽聽外面嚷道：「你這地方就敢小看人麼？小菜碟兒一個大錢，吾是照顧你，賞你們臉哪。你不讓我住，還要凌辱斯文。這等可惡！吾將你這狗店用火燒了。」兩墨道：「該！這倒替咱們出了氣了。」

又聽店東道：「都住滿了，真沒有屋子了。難道為你現蓋嗎？」又聽那人更高聲道：「放狗屁不臭！滿口胡說！你現蓋一現蓋，也要吾等得呀。你就敢凌辱斯文。你打聽打聽，唸書的人也是你敢欺負得的嗎？」顏生聽至此，不由得出了門外。兩墨道：「相公別管閒事。」剛然阻攔，只見院內那人向著顏生道：「老兄，你評評這個理。他不叫吾住使得，就將我這等一推，這不豈有此理麼？還要與我現蓋房去。這等可惡！」顏生答道：「兄臺若不嫌棄，何不將就在這邊屋內同住呢？」只聽那人道：「萍水相逢，如何打攪呢？」

兩墨一聽，暗說：「此事不好，我們相公要上當。」連忙迎出，見相公與那人已攜手登階，來至屋內，就在明間，彼此坐了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